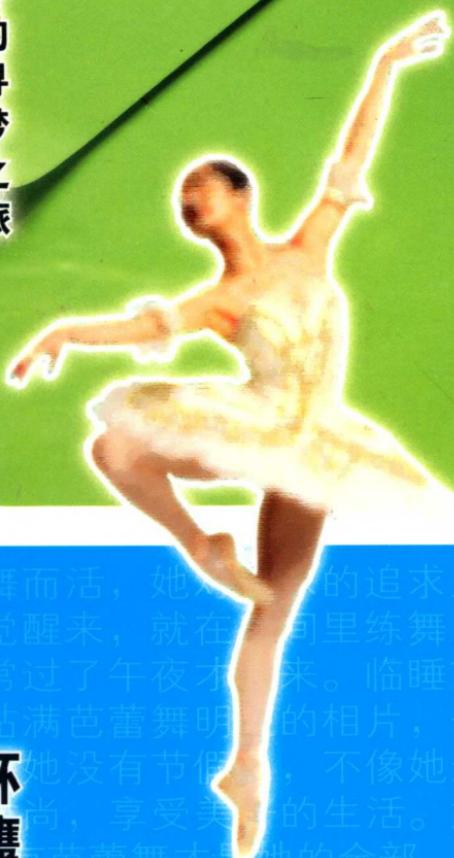


城里城外的寻梦之旅

# 舞



怀鹰

她的生命历程为着芭蕾舞而活，她对美的追求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一觉醒来，就在房间里练舞，早晨起来，经常过了午夜才睡来。临睡前，又会在自己的卧房贴满芭蕾舞明星的相片，一长串的，连她的舞鞋她没有节假日，不像她这般的年青人，追求时尚，享受美满的生活。她的生活简单，一杯水，只有芭蕾舞才是她的全部。

短篇小说

一闪一闪蓝幽幽的火舌含着一股欲诉还怨的情愫，在我的视网膜里悠然地舞蹈，像极了有一双蓝薄薄的翅膀的小精灵，一忽儿化作点点萤光，向梦寐的夜空；我的心空落落的，感觉身体渐渐缩成米粒般，悄无声息的投入火焰中，皮肉散的灼痛感。我在火焰中漫步，忽然变成一只飞蛾，一双翅膀被烙上奇形怪状的条纹。

1339.45

2012/3

城里城外的寻梦之旅

# 舞 魂



## 怀 鹰

她的生命仿佛是为着近乎疯狂的一步，早又步履蹒跚。她的卧室贴满芭蕾舞明星的相片，一长列的芭蕾舞鞋，她没有节假日，不像她这般年少的少女，追时尚，享受美满的生活。她的生活简单得像一杯开水，唯有芭蕾舞才是她的全部。

一闪一闪蓝幽幽的火舌，在我的视网膜里悠悠地游动，蓝薄薄的翅膀的小精灵，向着眼睛的夜空，我的心变小，最后变成米粒般，悄无声息的投入火焰中，皮肤有微微的灼痛感。我在火焰中漫步，忽然变成一只粉红的飞蛾，一双翅膀被烙上奇形怪状的条纹。

## 短篇小说

含着一股欲诉还怨的情舞，像极了有一双蓝色的翅膀的小精灵，忽儿化作点点萤光，飞向苍茫的夜空。落的，感觉身体渐渐缩小，最后变成米粒般，悄无声息的投入火焰中，皮肤有微微的灼痛感。我在火焰中漫步，忽然变成一只粉红的飞蛾，一双翅膀被烙上奇形怪状的条纹。

# 舞魂

玲子传媒◇心书99

---

作者 ◎ 怀鹰

发行人 ◎ 陈思齐

总编辑 ◎ 林得楠

执行编辑 ◎ 谢章达

美术设计 / 制作 ◎ 玲子传媒

发行 ◎ 陈文旭 / 陈敏蓉 / 陈春辉 / 廖建雄 / 陈一贤 / 刘秀华

---

出版 / 发行 ◎ 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地址 ◎ 48 Toh Guan Road East #06-106 Singapore 608586

电话 ◎ 65-62935677

传真 ◎ 65-62933575

电邮 ◎ [info@lingzi.com.sg](mailto:info@lingzi.com.sg)

网页 ◎ [www.lingzi.com.sg](http://www.lingzi.com.sg)

---

初版 ◎ 2011年1月

定价 ◎ 新币12元

ISBN ◎ 978-981-08-7738-5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

Copyright © 2011 by LINGZI MEDIA PTE LTD

Printed in Singapor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owner.

# 自序



喜欢写小说，因为喜欢说故事给人听。

总觉得，生活在现代的人，心境比较压抑，但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追梦的勇气。梦是美的，鼓舞我们，但也容易破灭。当一个梦破灭时，另一个梦又出现在地平线上。

写小说，也有点像做梦的感觉，梦其实并不那么虚无缥缈，对一个小说作者来说，如何将梦转化为真实，让读者在你编织的“梦”里获得心灵的滋润，那就是美的。

《舞魂》写一个追求梦想的女孩，为了追梦，豁出了一切。

《攀登最高峰》的小男孩，也是一个追梦的人，虽然生命遭到挫折，仍不放弃。

《摹拟城市》借用一个梦境，以科幻的手法表现一个男孩在虚幻世界里的所见所闻，从而改变自己的学习态度。

《油灯》里有大量的“梦”，时空和人物的交叉错置，导引出一个家族的变迁。

《不归路》是一个接一个的噩梦，人在这梦境里演出悲欢离合……

当然，能出书，对作者来说，也是一个美梦。

感谢玲子传媒，实现了我这个美梦。是为序。



05

舞  
魂

15

摹拟城市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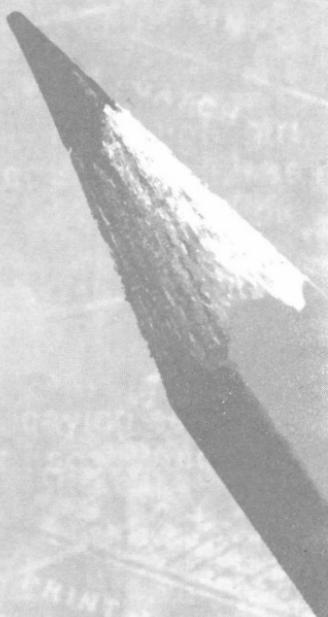
油  
灯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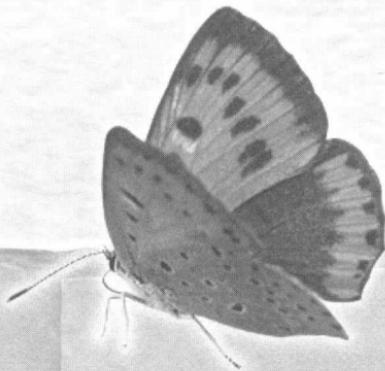
不归路

81

寻找最高峰



# 舞 魂



一位父亲为了圆女儿的舞蹈梦，  
不惜耗费毕生积蓄，支持女儿远  
赴海外学习芭蕾舞。而女儿也不  
辜负父亲的期望，艰苦锻炼，即  
使满身伤痕，也不放弃对芭蕾舞  
艺术的追求，终于踏上舞蹈的长  
征之路。



女儿要到美国纽约去了。两年前，我陪她到波士顿去，正值初冬时节，天气异常的寒冷。虽然我一向不怕冷，但从炎炎的南方飞到西半球，有点不适应；一走出机场大厦，一股冷风吹来，情不自禁打了个寒颤。我有点担心女儿，她三岁那年得了哮喘病，只要天气稍为改变，就得进医院，最长的记录是留医17天。她穿得比我还单薄，在冷风中俏生生的站着，脸上始终挂着一丝坦然的微笑。

“你不冷吗？”

“还好。”她淡淡的说。

我们下榻于市郊外的一间背包旅舍。把行李安顿好了，她就迫不及待地在干硬而狭窄的房间地板上练起舞来，我只好到外面去。

她酷爱舞蹈，从中一到中四，参加学校的舞蹈团。中四毕业后，她选择走上专业舞蹈；她没有经过芭蕾舞的训练，却毅然“报读”芭蕾舞课程。所有认识的人都来规劝，他们认为我们很不现实，芭蕾舞在新加坡没有前途，但为了实现女儿的梦想，我们把这一切都顶了下来。

在南洋艺术学院上了一年的课，她决定退学，因为她认为学院的水平不高，无法满足她的要求，



便去私人学院进修。她的生命仿佛是为着芭蕾舞而活，她对艺术的追求几乎已到了疯狂的地步。一觉醒来，就在房间里练舞；早上工作，下午上课，经常过了午夜才回来。临睡前又练一些基本功。她的卧房贴满芭蕾舞明星的相片，一长列的光碟、书、舞衣舞鞋。她没有节假日，不像她这般年龄的女孩



子追星，追时尚，享受美好的生活。她的生活简单得像白开水，只有芭蕾舞才是她的全部。她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满身都是伤，但从不喊痛，也从不申诉，自己默默的啃着肉体上的痛楚。

她变得越来越孤僻，脸上从来没有笑容，也不说话，不看电视，不参与家人的任何活动或聚会，只是每天早上出门前上上网，看的也都是关于芭蕾舞的网页。一天，她意外的早回，跟我说：“爸，我想要一架录像机。”

“干什么呢？”妻在一旁问。

“我要把我的舞姿录下来，寄到波士顿芭蕾舞学院，这是一间国际性的学院。”她一口气说了那么多，比一个星期所累积的话还多。

“寄去那儿干嘛？”我说。

“我要报读他们的课程，我要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

她说得很坚决，不容我考虑，我只好跟姐夫借录像机。她把录像的光碟寄去波士顿，很快就有了回音，让她到那儿去面试。用不着说她有多兴奋，冷漠而孤傲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距离启程还有三个月，得准备很多东西。我们的经济能力并不那



么宽裕，这就给我们带来了烦恼，当然，我是个爱面子的人，不会向别人开口借钱；给一些慈善家和机构写信，都石沉大海，打电话去艺术理事会寻求援助，那儿表示爱莫能助。看来，从事艺术是顶痛苦的事，但没有回头路。我跟女儿表示，为了支持她的艺术追求和梦想，必要时会将屋子卖掉。她点点头，虽然没说话，可眼眶泛红了。

在旅舍休息了一会，我们就出发去探寻波士顿芭蕾舞学院。天气的确很冷，乌云压得很低，路旁的枫树都盛开了，红红艳艳的一大团，煞是好看。按照地图的指示，在某个地铁站下车。一走出闸门，她就走得很急切，我几乎跟不上她。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学院，那是一幢五层高的建筑物。她把证件交给柜台，老师领她进去。这间学院颇具



气派，令人一眼就产生肃然起敬的感觉。学生来来往往，都是十来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个个都长得俊俏，很有气质，女儿能适应这里的环境吗？能顶得过这些优秀的“竞争”对手吗？正当我在思索的当儿，她出来了，眼里漾着一丝笑影。

“怎么样？”

“明天参加一个鉴定考试，总共要过三关。”

从学院出来，天色已昏暗，天气更冷得彻骨。虽然穿了三件衣服，还是觉得冷，可女儿只穿一件外套，迎着寒风大踏步的走。看来，她的体质比我好，而且精神状态也挺好。

凌晨时分，被一阵声音吵醒；女儿已换上舞衣，在地板上练基本功。

“这么早就起来练舞，怎不多睡一会？”

她没有回答，继续练舞。

为了不打搅她，只好走到外头。走廊尽头一道门直通阳台。黎明前的波士顿是宁静的，虽然还是灰蒙蒙的一片，听不到喧嚣的车声，街上的行人很少，每个人都穿着厚厚的大衣。

再一次到学院去，等了约莫两小时她才出来，脸色通红，额上还有汗珠。



“通过了。”她轻轻的说，语气里含有一丝兴奋。

我伸出手来跟她握了握，她的手是温热的。我说：“祝福你。”

“谢谢。”

第二次的考试在三天后。这两天，我们去了一些景点，博物馆、水族馆、哈佛大学等。对波士顿这个文化名城，总算有了一些概念和认识。一回到旅舍，她就顾不上休息，又在地板上练舞。她的刻苦和坚毅，感动了我，却也让我心疼。虽然我也从事艺术创作，可她比我还狂热、真诚，像她这么“专业”的练习，没有理由不成功。

第二、三次的考试都过关了，老师给她的评价很高，认为她在这方面很有潜质，大概可以成为新加坡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波士顿芭蕾舞学院的演员。这是一张黄面孔，有着东方女性美丽的乌溜溜的眼睛，那种与生俱来的艺术个性、特质和气质，使她在西方的艺术氛围里脱颖而出，确实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这是一间国际闻名的芭蕾舞学院，每隔几年都会举办一次全球性的巡回演出，曾经到过中国、香港、日本等。想到有一天她会随团到新加坡



演出，我的眼泪不自觉的溢出眼眶，不仅仅是为她骄傲，也为她的艺术追求所感动。毕竟，她不是从小就具备这方面的训练，而是等到16岁骨骼基本上已定型的少女时代开始训练，却能在这么短短的时间达到她所要的水平。她的刻苦也激励了我。

回来新加坡，马上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办手续，出乎意料，大使馆前后三次拒绝了她的申请，没有任何说明。这确实很令人颓丧和打击，我满以为她的艺术热情会被冲刷掉，但她咬咬牙，继续走未完的路。白天上班，晚上练舞，有时三更半夜回来也在练。身子更瘦削了，但似乎长高了。这年，她已19岁，正当青春焕发时期，却没有少女的活泼和对异性的好奇，身上穿的永远是黑白两色的衣服，也不戴首饰，长发只是随意地绑成一条马尾，一双鞋子穿得又破又烂。

她并没有放弃，仍不断上网寻找新的大陆。

“爸，我下个月要去法国。”

“好！你准备一下，我帮你筹钱。”

于是，又重复上回去波士顿的情形，订机票、酒店，等一切都准备妥当，我的口袋又破了一个大洞；为着她的梦想，我们已豁出去了。



不料，就在临出发前几天，法国那边出了点意外，一切又被打回原形，一切又得从头开始，真是好事多磨。问她出什么意外，她只简短的说：“那是间二流舞团。”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她不再提出国的事，但我知道她内心的火焰并未熄灭，这就是她的性格。这段日子，上班、练舞、练舞、上班，生活的节奏就是这样交织着，没有波澜，一切都无声无息地按照正常的秩序进行着。

直到那天，她一反常态很早就回来，对我们说：“爸，我要去纽约。”

我并不感到意外，说：“是不是又找到新的目标？”

“这次不同，是个难得的机会。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在纽约的一间大学开办课程，招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如果表现好，他们会发出奖学金，送到莫斯科去进修。爸，这真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印象中，这是她发表“言论”最长的一次，我的确有点意外，说：“你确定被录取了吗？”

她猛猛的点头，说：“他们看了我的录像，录



取了。”她从背包里取出一封信，说：“这是通知书。”

我接过信，看了看，说：“俄罗斯的芭蕾舞水平是世界一流，你要有这个自信。”

“会的，我会尽自己的努力争取，我相信自己能的！”

妻子和她紧紧的拥抱，妻的脸上布满泪痕。

早上六点的班机，我们在凌晨三点半抵达机场，在餐厅吃“早餐”、喝咖啡。妻不断叮嘱这、叮嘱那的，这也难怪，这次是她孤身一人飞去西半球。临到闸门时，我跟她握手，说：“祝你实现自己的梦想！”

她笑了，平时冷漠孤傲的脸，旋开一朵朵灿烂的笑靥。

摹拟城市



这是一篇科幻小说，通过一个地球的小孩因过度沉迷星球漫画而荒废学业，后做了个梦，与外天空的星球人接触，展开一连串惊险、有趣而又充满智慧的活动，小孩从中得到教育，从此发奋读书。

小其今年十一岁，是个好动但不爱读书的孩子。他个儿不高，跟同学站在一起，永远像个小弟弟。充满稚气的脸上，镶嵌着一对黑晶黑晶的葡萄似的眼珠，散发着一丝令人喜爱的天真。

同学们都很喜欢跟他玩，他满脑子都是怪主意，比如下大雨的时候，同学们都躲在食堂里等家长送雨伞来，他却拿了一粒球儿冲到草场，自个儿踢球，翻滚，欢呼呐喊，那股高兴的劲儿，逗得同学们心痒痒的，就是没这勇气。尽管如此，他可从不生病。可在课堂上，小其却一反常态，整个人显得懒洋洋，无精打采的。老师说的话，就像流水似的左耳进右耳出。但他的成绩还不算太差，属于中等。他最高兴的就是把玩手中的小玩艺，要不就是趁老师没留意时，偷偷的摺纸飞机，然后让飞机从窗口滑出去。有时玩得兴起，他会情不自禁的呼喊起来，还一边的叫：“飞啰，飞啰！”惹得同学们都纷纷转头看。老师批评过他，但没多久他又故态复萌。老师头疼极了，只好请他爸妈来，爸妈也不太了解小其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我们管教得太严了？给他太多的压力？”妈妈担心地说。